

<<天下无贼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下无贼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59573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5957X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赵本夫

页数：38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天下无贼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天下无贼（第7卷）》收集了作家赵本夫历年的短篇小说力作，作品有成名作《卖驴》《天下无贼》，以及《狐仙择偶记》《进城》《西瓜熟了》《雪里》《水蜜杏》《绝药》《七个和一个》《寨堡》等数十篇。

## <<天下无贼>>

### 作者简介

赵本夫，生于江苏徐州丰县。  
1981年发表处女作《卖驴》。  
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等近400万字，出版中外文作品集19部。  
著有《地母》三部曲《黑蚂蚁蓝眼睛》《天地月亮地》《无土时代》及《走出蓝水河》《刀客和女人》《天下无贼》等。  
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《走出蓝水河》《青花》小说《天下无贼》被冯小刚改编成同名电影。  
为人们津津乐道。  
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二江苏作协专职副主席。

<<天下无贼>>

书籍目录

第一辑/卖驴/“狐仙”/择偶记/进城/西瓜熟了/雪里/水蜜杏/绝药/七个和一个/寨堡/多得了五元钱/祖先的坟/羊脂玉/远行/月光/雪夜/铁门/铁笔/第二辑/绝唱/枯塘纪事/无门城/老槐/空穴/安岗之梦/带蜥蜴的钥匙/天下无贼/夏日/收发员马万礼的一天/寻找月亮/鞋匠与市长/逃兵曹子乐/名人张山/即将消失的村庄/斩首/石人/守桥人/洛女/临界/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傻根要回家了，傻根已经五年没回家了。

傻根出来做工时才十六岁，现在已是二十一岁的大小伙子。

村上同来的几十个人，每年冬天都要回去过年，大约两个月的假期，把当年挣来的钱带回去，看看老婆孩子，看看老人。

但傻根从没回去过。

傻根是个孤儿，来回几千里路，回去做什么？

再说大伙都走了，也没人看工地。

那些砖瓦、木料、钢筋堆了一个很大的场子。

傻根就一个人住在料场，一天转悠几遍，然后睡觉。

夜里起来解手，摸黑再转悠一遍，左手捏个手电棒子，右手提个木棍。

傻根提个木棍主要是防狼，不是防贼的。

这里是大沙漠，几百里路没人烟，就附近有个油田，新发现的。

他们就是为新油田盖房子的。

傻根夜间时常碰到狼，三五一群，跑到料场里躲风寒。

看到傻根走来，就站住了，几点绿光闪烁，傻根握住木棍冲上去，大喊一声：“快跑啊！”

狼就跑走了。

它们主要怕他手里的电棒子。

有几天夜间看不到狼，傻根会感到寂寞。

就提上木棍跳到料场外的沙丘上，拿手电棒子往远处的夜空照几下，大喊几声：“都来啊！”

不大会就汇集一群狼来，有几十匹之多，高高低低站在对面的沙丘上，一丛绿光闪烁。

它们和傻根已经很熟了。

傻根先用手电棒子照照狼群，然后响亮地咳一声，说：“现在开会！”

狼们就专注地看着他。

“嗯，开会！”

“嗯，张三李四，嗯，王二麻子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开完会，傻根照例放电影，就是把手电棒子捏亮了往天上照，一时画个圆

一时画个弧一时交叉乱画。

整个大漠奇静。

只见天空白光闪闪，神出鬼没。

狼们就肃然无声，只把头昂起追踪电光，却怎么也追不上。

正看得眼花缭乱，突然一道白光从天空落下，如一根长大的棍子打在左边的沙丘上，那棍子打个滚，倏然消失。

傻根就很得意，挥挥棍子大喊一声：“快跑啊！”

就转身跑走了。

狼们都没跑，仍然站在沙丘上，有些疑疑惑惑的样子。

但现在傻根要回家了。

傻根要回家，带工的副村长觉得很突然。

他一直干得很安心。

别人每年冬天回家，他理也不理的，到底没什么牵挂。

可是去年腊月村上人回家时，傻根似乎有点心动，当时他扯扯副村长的袖口，说大叔我多大啦？

有些吞吞吐吐的。

副村长没听明白，说什么多大啦？

傻根就松了手抱住膀子笑，笑得有点狡黠，说我问你我今年几岁。

副村长有点不耐烦，当时正收拾东西，说你问这干什么，干部给你记着呢。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傻根却站着不走，很固执的样子。

副村长只好直起腰，说好吧好吧我给你算算，就扳起指头算，说你来那年是十六岁，在沙漠待了五年，应当是二十一岁了。

傻根说噢，二十一岁，噢，就有些怪怪的。

那时副村长并没有意识到他想回家。

傻根自小由村里人拉扯大，睡过所有人家的被窝，吃过所有女人的奶子，一切都不用操心，连年龄也由村干部给记着。

傻根也就养成无心无肺的性情。

那次忽然打探年龄，副村长以为不过是随便问问，就没往别处想。

副村长没有想到，傻根有心思了。

去年秋末的一天，傻根去了一趟油田小镇，其实就是一条街，其实一条街也算不上，就是有几家小商店，这是方圆几百里最热闹的去处了。

那天他在街上闲荡，迎面看到几个穿着鲜艳的女子从身边擦过，然后看到一个少妇坐在商店门前的台阶上奶孩子，少妇半敞开怀，胸脯白花一片。

傻根像被电击了一下，脑袋里嗡嗡响，他慌乱地张望了几眼，便赶紧回来了。

就是从那天开始，傻根有了心思。

这一个冬天，他过得有些焦躁。

春节过后不久，村上的民工都回来了。

傻根对副村长说，我要回家。

副村长说回家做什么，好好的。

傻根说回家盖房子娶媳妇！

说这话的时候，口气很硬，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副村长先是愣了一阵，接着哈哈大笑，往傻根肩上捶了一拳头，说中中！

这么大的个子，还不该娶媳妇吗？

啥时动身？

傻根也笑了，说赶明儿就走。

头一天，傻根已把五年的工钱从油田小镇取了回来。

他的钱一直由油田储蓄所代管的，一共有六万多块，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。

傻根提在手里很高兴，沉甸甸的像几块小砖头。

当傻根提着钱走出储蓄所时，小镇上许多人都吃惊地看着他，直到他晃晃荡荡走出小街。

这天晚上，同村来的民工都来看他，说傻根你不能这么把钱带在身上。

傻根说咋的？

同村人说路上很乱，几千里路，碰上劫贼，弄不好把命都丢了。

傻根不信，说怎么会，我从小就没碰到过贼。

副村长说还是从邮局汇吧，这样保险。

傻根说要多少汇费？

副村长估算了一下，说要六七百块吧，傻根笑起来，说我还是带身上。

大家都有些着急，说傻根不是吓唬你，路上不太平，汽车上火车上常有抢东西的，这么走非出事不可，傻根还是不信。

傻根的确从小没见过劫贼。

老家的村子在河南一个偏远的山区，一辈辈封在大山里，民风淳朴，道不拾遗。

有人在山道上看到一摊牛粪，可是没带粪筐，就捡片薄石围牛粪画个圈，然后走了。

过几天想起去捡，牛粪肯定还在。

因为别人看到那个圈，就知道这牛粪有主了。

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劫贼？

傻根在大沙漠待了五年，同样没碰到过贼。

村里人说路上有贼，傻根怎么也不信，说你们走吧，我要睡觉了。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大伙只好摇摇头走了，说傻根还是傻，这家伙只一根筋。

第二天，傻根跟一辆大货车离开大沙漠。

副村长派个民工陪着，说要把他送到三百里外的小火车站。

傻根就很生气，也不理他。

心想六万块钱还不如一块砖头沉，怕我拿不回去？

就扭转头看车外的沙丘。

正有七八头狼追着货车跑，一直追了十几里路，傻根站起身冲它们挥挥手。

狼群终于站住，在一座大沙丘上抬起头嚎了一阵子。

渐渐消失了。

傻根朝其他搭车的人看看，很骄傲的样子。

傻根装钱的帆布包挂在脖子上，包里还装了几件单衣裳和一个搪瓷缸子，塞得鼓鼓囊囊的。

货车上六七个搭车的，都看他。

同村的民工就有些紧张，附在傻根耳朵上小声说当心。

傻根装作没听见，便冲那些人笑笑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他们也笑笑，但没人吱声。

只有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在打盹，汽车颠得他脑袋一晃一晃的。

同村的民工早就注意到他了，他觉得这家伙最可疑。

傻根头一天取款时，油田小镇很多人都知道，尾随来完全可能，就用肘碰碰傻根，朝那人抬抬嘴巴。

傻根朝那人看看，心想这有什么看头，人家在睡觉。

不觉打个呵欠，自己也打起盹来。

护送的民工不敢打盹，用手搓搓脸硬撑着。

不大会，搭车的六七个人都打起盹来。

先前打盹的瘦瘦的年轻人却醒了，坐在角落里抽烟，专注地望着车外一望无际的大沙漠。

汽车颠得厉害，一座座沙丘往后去了。

从一大早动身，到太阳转西还没跑出大沙漠。

这期间，护送的民工一直在研究那个瘦子。

他发现他瘦瘦的脸上起码有三处刀疤。

便在心里冷笑，他相信这个刀疤脸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傍晚时，大货车终于吼叫着冲出沙漠。

进入戈壁公路，车速明显加快，又跑了个把小时，终于到达小火车站。

小火车站十分简陋，只有一个卖票的窗口，没有候车室，等车都在站台上。

同来的六七个人都买了票，包括刀疤脸也在等车。

傻根买好票，对跟来的民工说，你该走了吧，待会车就来了，不会有事的。

民工还想作最后的努力，说傻根这会还不晚，你把钱交给我，天明从这里寄走，你人到家，钱也差不多到家了。

傻根真是有点火了，说你傻不傻？

汇费要几百块，能买一头牛，我干吗要花这冤枉钱？

就紧紧抱住帆布包。

傻根的声音像吵架，所有的人都转头。

民工就有些窘，赶忙说你小点声，当心露了马脚。

傻根气得笑起来，声音更大说什么露了马脚！

我就不喜欢你们这些小男人，嘀嘀咕咕。

我这钱不是偷的捡的，是我在大沙漠干了五年的工钱，露了马脚又怎的？

哈！

怕人抢？

喂喂——&mdash;&mdash;傻根把脸转向站台上几十个等车的人，放开嗓门喊，说你们谁是劫贼？

站出来让他瞧瞧？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几十个人面面相觑，没人搭理。

有人笑笑，把脸转向一旁去。

傻根得意地回头说，咋样？

你看没有劫贼吧？

人家笑话你呢，快回去吧。

这时傻根有些怜悯那个民工了。

要说呢，他也是一番好意，又是副村长派来的。

可是村里人啥时学的这么小心眼？

咱们村上人向来不这样的，谁也不提防谁，全村几十户人家就没有买锁的。

这好，出来几年都变了，到处防贼，自己吓唬自己。

终于，那个民工很无奈地走了。

走的时候很难过，他想傻根完了。

这家伙没法让他开窍。

这是一趟过路车，傻根随大伙拥上去时，心情格外好。

车厢里很空，几十个人随便坐。

他到处看看，便捡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了。

一同来的那个刀疤脸随后坐他对面，也靠窗。

傻根冲他笑笑，那人没理，掏出一本杂志看，封面是个半裸的女人。

傻根不识字，就伸过头去，也想看看那个封面。

对方赶紧翻过去，很严厉地瞪了他一眼，仿佛那是他老婆。

傻根忙讨好地笑笑。

女人，他想。

这时一对男女走过来。

男人三十岁上下，高大魁梧，一脸大胡子，女子二十六七岁，有一张好看的圆圆脸。

看光景像一对夫妻。

女子友好地笑笑挨傻根坐下了。

男子则坐对面，和刀疤脸挨着。

刀疤脸打量他们一眼，便合上杂志，扭转头望窗外。

傻根闻到一股好闻的香气，顿时不安起来。

列车已缓缓启动，傻根的脑袋里也咣咣咣咣响，慌乱中又有些高兴。

一路上有个年轻女人坐身旁，无论如何是一件愉快的事。

不时有人往这边窥探。

先前大家忙着放行李找座位，这时都安顿下来。

火车已经正常运行，心情都有些悠然。

这个车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傻乎乎的小子身上带了许多钱，不免为他担心。

这趟车向来不安全，时有偷窃和抢劫发生，不少人吃过亏。

当然也有人暗自高兴，傻小子钱在明处，遇上抢劫者，肯定会瞄上他，自己可以安全了。

当那一对大胡子男女靠傻根坐下时，一些人兴奋起来。

车厢里空位不少，干么要挤在一起呢？

看来要有什么事发生了。

大家开始窃窃私语，说你看那男人有些匪气呢，那女子挨傻小子那么近，一对大奶子要耸他脸上了。

有人装着上厕所，经过旁边看一眼，回来报告点消息。

一车厢目光如探照灯，围住傻根晃来晃去。

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一场好戏开演。

大家的猜测没错，这一对男女确实是贼。

男子叫王薄，大学毕业，学美术的。

女子叫王丽，大专毕业，学建筑设计的。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他们并不是夫妻，只是一对搭档。

两人有个共同的爱好，就是旅游。

他们就是旅游途中认识的。

两人原都有工作，后来都辞了，现在就是四处飘流。

两人并不时常作案，一年也就二三次，够花了就住手。

要动手就瞄住大钱，比如老板、港商、厅级干部，后来也偷处级干部。

因为有一次在一座省城听人闲聊，说现在全中国最掌实权的就是处级干部，厅、局级干部其实只是原则领导，不管那么细。

下头市、县到省里办事，比如上个项目要点指标什么的，光厅局长点头没用，还得去实际负责操作的处长那里，这层关节打不通，厅长批了也没用，拖住不办，让你干着急。

县处级干部就更有实权，掌管上百万人一个县，一路诸侯，大到干预办案，小到提拔干部，想腐败是很容易的。

后来两人看报纸，专门研究反腐报道，果然发现揪出来不少处级干部。

揪出来的厅局级干部就很少，科级以下也少。

据说是往上难查，往下不够档次，处级干部既够分量又好查处。

王薄王丽就很感慨，说看起来九十年代就该处级干部倒霉。

有回在宾馆碰到一个处长，贼溜溜乱瞅女人，王丽就恶心，然后去钓他，果然一钓一个准。

睡到半夜，王丽悄悄打开门放王薄进来，王薄把处长拍醒，说处长咱们谈谈，处长惊得张口结舌。

王薄摸摸大胡子，说你别怕我没带刀子，你睡了我女朋友，得赔点钱。

王丽把他的保险箱提过来，说你自己打开吧。

处长说我这钱是有大用途的，王薄说咱们这事也很重要。

处长一脸汗水，抖抖地打开保险箱，有五万块，说你们要多少？

王薄说要两万吧，给你留三万。

两人就拿两万元走了。

出了门王丽说你这人没出息，手太轻。

王薄说算了，他也不容易，回去说不定把官撤了。

这两人做贼并不以敛钱为目的，有了钱就花。

有时还寄些钱给希望工程。

某省希望工程办公室收到一万元捐款，署名“星月”，登报寻找叫“星月”的好心人。

他俩看到了大笑，说咱们也成好心人了。

两人最喜欢的事是旅游，数年内走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。

他们是贼，可他们爱山水。

当初王薄就是因为没钱旅游才做贼的。

旅游是为了寻找灵感，可是跑了几年也没找到，越跑越没有感觉。

王丽就取笑他，说艺术是圣女，你太脏，找不到的。

王薄咂咂嘴，不吱声。

这次他们来大沙漠实在是因为没什么地方好去了，没想到来到大沙漠一待就是几个月。

他们以车站小镇为基地，不断往沙漠深处走，有两次遇上沙暴差点送命，还有几次碰上狼群差点被狼吃了。

王丽吓坏了，老是闹着要走。

王薄说要走你走，我还要住些日子。

王丽只好陪着。

王薄被大沙漠震住了，这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。

大沙漠并没有任何风景，大沙漠里只有沙丘，光溜溜的沙丘，百里千里都是沙丘。

站在大沙丘上极目远眺，沙丘一个接一个，重重叠叠，无边无际，在阳光下光波粼粼，一如浩瀚的大海。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而在阴霾的天气里，大漠则雾气缭绕，隐现的沙丘如几百里连营，你甚至能听到隐隐的号角和厮杀，让人森然惊心。

相比之下，他所见到的那些百媚千娇的山水，就显得轻浮和机巧了。

王薄在大沙漠里流连，翻过一座沙丘又一座沙丘，喘吁吁不得要领。

他真是弄不明白，这单调得不能再单调的大沙漠何以如此震撼人的心魄？

但后来他突然明白了，大沙漠的全部魅力就是固执，固执地构筑沙丘，固执地重复自己，无论狂风、沙暴还是岁月，都无法改变它。

回到小镇休息几日，两人谁也没再提起沙漠。

过去每游一处山水，回来总爱戏谑一番，现在沙漠都成了禁忌，王薄变得沉默寡言。

几天后他终于开口，说：“我要回去画画了。”

“王丽幽幽地看着他，很久没搭话，半夜里突然说：“咱们该分手了。”

“他们终于决定告别大沙漠。”

在车站看到傻根完全是个意外，两个人全愣住了。

这个从沙漠走出来的傻小子，居然固执地认为世界上没有贼！

就像大沙漠一样固执。

那一瞬间，王丽突然有点感动。

她扯扯王薄的衣袖小声说：“这小子&hellip;&hellip;特像我弟弟，傻里傻气的。”

“王丽时常给弟弟寄钱，可弟弟不知她是贼。”

王薄转头看着她，目光怪怪的，没吱声。

上车后，王丽说：“坐哪儿？”

“王薄说：“随你。”

“这是一趟慢车，差不多个把小时就停一次，每停一次就上来许多人。

座位上早就坐满，过道上挤了不少人，大包小包竹筐扁担，横七竖八。

幽暗的灯光下弥漫着热烘烘的气味，不时有人大声争吵。

一个看上去有点瘸腿的老人在过道上挤来挤去，老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，急得骂骂咧咧。

傻根看到了，站起身正要招呼让座，被身旁的王丽一把拉回座位上，低声说：“少管闲事！”

“傻根又乖乖地坐下了。”

他有些不太明白这女子什么意思，仿佛他是她的什么人。

但他似乎乐意服从她，就重新坐好，仍是东张西望。

这时他看到王丽挤到过道上，靠近那个瘸腿老人说了一句什么，老人一愣，慌慌地往另一车厢去了。

等她回来坐好，傻根本想问她说了什么，却憋住了没问。

就有些纳闷。

傻根一直处在兴奋中，每次停车，他都要打开窗户往外看，黑黢黢的村庄小镇越来越多，就有一种重返人间的亲切感。

小站稀疏昏暗的灯光，举着菜篮在窗口叫卖的女人，都让他感到新奇无比。

几年待在大沙漠里，恍若隔世，他想对每一个人都笑笑，对每一个人说我挣了六万块钱，要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啦！

傻根的心窝里像注着蜜，想让所有的人和他分享。

这时王丽好像受不住车厢里混浊的气味，熏得想呕吐，猛起身扑向窗口，半个身子压在傻根身上。

。

傻根立刻感到她软乎乎的身子，窘得手足无措。

可是王丽突然尖叫一声：“哎哟！”

“又反弹回来，原来是对面的瘦子站起伸懒腰踩了她的脚。”

王丽气恼地瞪他一眼：“干什么你！”

“瘦子阴阴地往下瞅瞅，慢吞吞说：“对不起，一不当心。”

“王薄冲王丽挤挤眼，笑嘻嘻起来。”

王丽生气地说：“你还笑！”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”王薄觉得有趣极了。

先前王丽制止傻子让座，并把那个瘸腿老人赶走，是王丽看出瘸子是个扒手。

他骂骂咧咧是装样子的。

这种小伎俩骗得了傻根，却骗不了王丽。

王丽把他赶走，是不想让他在这个车厢里作案，准确地说是想让傻根发现真有贼，她宁愿让那个傻小子相信天下无贼。

他知道王丽有时候很聪明，有时候又很傻，她被傻小子一句话感动了，于是充当保护神的角色。

可是这可能吗？

王丽被瘦子踩了一脚，又是瘦子疑心王丽要下手，也是从中作梗的意思。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
因此王薄笑起来。

其实王薄早已看出这个刀疤脸是个角色，只是一时还不能确定是什么角色，小偷还是劫匪？
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的注意力同样在傻小子的帆布包上，他不会允许任何人碰它。

王薄在心里说，你也别碰，大家都别碰。

他决定成全王丽。

这是一个美丽的梦。

夜已经深了。

车厢里人大都沉沉睡去，连过道上站着的人也在打盹。

不时有人撞在别人身上，邻近被撞醒的人一下醒过来，转头看看，又继续打盹。

大家都显得格外宽容。

也有几个人没睡，仍在注视着傻根这边。

他们是些悠闲的旅人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什么事情发生。

王丽已经睡着了，头靠在傻根宽厚的肩膀上，像一只温顺的猫。

傻根先前还试图挪开一点，可是挪一点，王丽的脑袋就跟一点。

后来就几乎侧卧在傻根身上。

傻根靠窗，已经挪不动了，就冲王薄看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要不咱俩换换？”

”其实傻根感觉挺好，肩上搭个年轻女子是个福气，可他又怕人家不乐意。

王薄很宽容地笑笑，说：“不用，让她睡吧。”

”口气就像是赏赐。

傻根就有些受宠若惊，重新坐稳了，用肩膀和半个身子托住王丽，动也不敢动，唯恐弄醒了她。

他不能辜负了人家的信任。

如此坚持了个把小时，傻根很累了，也开始发困，就渐渐打起盹来，和王丽耳鬓厮磨，睡得又香又甜。

。

王薄没敢睡。

王薄不睡是因为身旁的刀疤脸没睡。

王薄试图和他聊聊，就问：“先生到哪去？”

”“前头。”

”刀疤脸爱理不理的样子，继续抽他的烟，地板上已扔了一片烟头。

这家伙显得百无聊赖，不时翻看那本有半裸女人的杂志，光线不太好，看不清字，就只看封面和插图。

。

一时又丢下，继续抽烟。

刀疤脸精神好得很。

王薄相信他在等待时机。

他在心里想，你不会有机会的。

他决心和他较较劲儿。

尽管他觉得这事有点荒唐。

荒唐就荒唐吧，人生在世，大约总会做点荒唐事的。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此后的三天三夜，车上人上上下下，最早一块上车的人大部分都下车走了，唯独傻根和他周围的几个人没谁下车。

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要去哪里，就这么死死随着。

王薄和王丽早已达成默契，两人轮流睡觉，不管傻根临时下车买东西还是上厕所。

总有一人跟在后头。

傻根已在他们严密监控之下。

一次傻根下车买吃的，一群人围住一个食品车，傻根掏出钱买烧鸡，不知道一只手伸进他的帆布包。

王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人挤出人群正在要离开，王丽高跟鞋一歪踩在那人身上，转眼间又从他裤袋里把钱掏了出来。

傻根买烧鸡出来，王丽迎上去说看你把衣领都挤开了，不冷吗？

就上去为他扣衣领整衣裳拉正了帆布包偷偷把钱塞了进去。

傻根站得像根冰棍心里却热乎乎的眼泪几乎流出来，自从离开老家的村子，已经几年没有女人为他这样拉拉拽拽整衣裳了，就热热地叫了一声：“姐，你真好！”

王丽说：“快上车吧，车要开了。”

傻根在前头往车上跑，王丽的眼睛湿润了。

这一声“姐”叫得她心里热热的血往上涌。

在这三天三夜里，刀疤脸一直有些漫不经心。

还时常抽空打个盹，他不可能老是不睡觉。

但只要傻根一动地方，他就会立刻醒来。

他并没有急急忙忙跟着傻根，可是傻根下车买东西上厕所，却一直都在他的视野里。

刚才在车下发生的一切，傻根浑然不觉，刀疤脸却从窗口都看到了。

可他依然不露声色，掏出一支烟又抽起来。

这天傍晚，车到北京站。

傻根要转车到郑州，王丽热情地帮他买票。

傻根和他们已经很熟了。

傻根说姐太麻烦你了，王丽说你别乱跑就站在这里别动，对王薄说你看好他我去买票，就急匆匆去了。

北京火车站很热闹，傻根的眼睛有些不够用，东看看西看看，有人聚堆说话，他也凑上去听听；看人扛个牌子接站，就上去摸摸牌子。

王薄将他扯回来，说你别乱跑过会跑丢了！

傻根就笑笑站住了仍是东张西望。

王薄一边看住傻根，一边也在东张西望。

看了几圈，未发现那个刀疤脸瘦子，心里便有些得意，估计这家伙看看无法下手，只好走了。

王薄和王丽说好在在北京下车的，他要去中国美术馆看看画展，几年离开画界，他想知道画界有什么变化。

现在刀疤脸走了，就没人知道傻根身上带有钱，让他一人回去也可以放心了。

过了很久，王丽终于捏着车票回来，圆圆脸上汗津津的，头发凌乱。

王薄打趣说遭抢啦？

王丽说你倒清闲，买票差点挤死人，快上车吧时间要到了。

拉起傻根就往站里跑，看王薄还站着就说你愣着干什么，快走啊！

王薄疑惑说干什么？

王丽说上火车啊去郑州。

王薄说不是说好在北京下车的吗？

王丽说我买了三张票，干脆送他到家。

王薄说你疯啦？

王丽说我没疯，你不去拉倒我自己去，扯起傻根转身就走。

王薄眼睁睁看他们要进去了，突然喊一声等等我！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拎起包追了上去。

他知道他拗不过王丽。

三人上了火车正在寻找铺位，一个小偷就盯上了傻根，手刚伸向他的帆布包，就被王薄一把捉住了。

但王薄没有声张，只用力捏捏他的手腕。

小偷赶紧溜了，他知道遇上了高人。

傻根见王薄和那人拉了拉手，就说你们认识？

王薄说认识。

傻根说认识怎么没说话？

王薄说他是个哑巴，刚才是用手语交谈。

王丽捂住嘴笑，傻根却信以为真。

这次他们买的是卧铺票，傻根是第一次坐卧铺，稀罕得什么似的，这里摸摸那里摸摸，说真是不得了，火车上还有床，三下两下蹿到上铺说我就睡上头。

王丽睡中铺，王薄睡下铺。

安顿好东西，三人坐在王薄的下铺上吃了点东西喝点水，傻根说我要睡觉了，王丽说你去睡吧睡一觉差不多就到郑州了。

傻根爬上去躺倒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王丽松一口气，看着王薄说谢谢你。

王薄说干吗要谢我？

王丽说这事本来和你无关的，王薄说和你也无关啊，王丽说这是我揽下的事，王薄说分什么你的我的，你的事不也是我的事吗？

王丽说到郑州咱们真的该分手了。

王薄说你打算去哪里？

王丽说先回陕西老家看看我弟弟，我已经五年没见他了。

以后呢？

以后再说，找个工作干干吧。

王薄拉过她的手拍拍，没再说话。

两人就这么牵着手，一动不动，心里都有些伤感。

突然王丽火烫似的把手抽回，往旁边指了指，王薄转头看去，那个消失的刀疤脸瘦子正临窗站立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这家伙从哪里又冒出来的？

两人都有些紧张，看来这事没完。

王薄低声说别怕，有我呢。

王丽没吭声，王丽走神了。

王丽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心里有些发抖，悄声说：“这家伙会不会是冲咱们来的？”

“王薄一经提醒，心里也咯噔一下，说：“你怀疑他是公安？”

“王丽说：“没准。”

“王薄沉吟一下自言自语：“不会吧？”

“他想这怎么可能呢，几年来他和王丽虽然作案多次，但从固定一个地方，而且间歇很长，也没有引起多大动静，并没听说过悬赏捉拿之类的事，也就一直没有惊慌逃跑有意藏匿，倒是潇洒从容天南海北地闲荡，他们甚至没有过犯罪的感觉。

至于这个刀疤脸瘦子，完全是偶然碰上的，怎么会是冲我们来的呢？

王薄这么说服自己，心里却不踏实，到底做贼心虚。

他第一次有了罪犯的感觉。

这时王丽捅捅他：“前头要到站了，要不你先走！”

“前头是个小站，王薄往外看看，低声说：“你呢？”

“王丽往上铺看了一眼：“我等等再说。”

“王薄说：“你还惦记着这个宝贝啊？”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”就有些着急。

王丽说：“……反正咱们迟早得分手，也许那人不是公安呢。

”其实凭一个女人的直觉已让她断定，刀疤脸就是公安人员，而且是冲他们来的。

王丽的直觉没错。

刀疤脸确是公安人员，并且是个侦察英雄，他脸上的刀疤就是无数次和歹徒生死搏斗的见证。其实他身上还有多处刀伤。

三年前，他奉命追踪这一对大盗，跑遍了全国各地，后来一直追到大沙漠。

他像大海捞针，费尽艰难，虽没抓住他们却一步步逼近。

当他在沙漠边缘的小站上猛然发现这一对男女时，他的心几乎要跳出来。

他相信终于找到他们了。

王薄和王丽的相貌还是三年前那个在宾馆被敲诈的处长提供的。

一路上他巧妙地伪装着自己。

离开沙漠碰上傻根，他本想顺便做些保护，没想到却撞上这一对大盗。

但他们几天几夜的举动又让他疑惑不解。

很显然，他们在保护傻小子。

刀疤脸素以铁面果敢闻名，这次却变得犹豫不决。

他一再拖延对他们的抓捕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。

挂在腰带里的手铐已让他摸得汗湿，却到底没摘下来。

他又对自己说，再等等看，这挺好玩的，一对大盗保护一个傻小子不被人盗。

他对自己说，你别乱来这不是看戏，你千山万水追捕了三年好不容易找到，可别让他们溜了，他们随时都有脱逃的可能。

但接着他又为自己开脱，你真的确定他们就是你追捕了三年的大盗？

天底下长相差不多的人多呢，还是再等等看。

他用种种理由说服自己延缓抓捕，其实他心里清楚，真正的原因是他动了侧隐之心，他觉得这一对男女挺可惜的，他们是大盗可他们在做一件好事，这不仅离奇而且还有点浪漫。

他想成全他们。

他们所做的事日后判刑时会对他们有利。

他知道他在冒险，甚至在违反纪律。

可他就是拿不出手铐。

王薄还在犹豫。

王薄觉得这么跑了怪对不住王丽，就说咱们一块逃吧，王丽说一块逃谁都逃不了，目标太大。

王薄还在犹豫，王丽说快走，车要停了，什么行李也别带，装着下车买东西，别慌。

王薄拍拍她的手，慢慢站起身，伸个懒腰，瞄了刀疤脸一眼，对王丽说我去买点水果，就慢慢往车门走去。

车刚缓缓停下王薄就跳了下去。

但这时车上却突然出事了。

王丽对面上铺的一个男子本来一直蒙头睡觉的，就在列车即将停下的一刹那，突然跃起扑到傻根铺上，抓起他的帆布包滑下来就要逃，傻根仍在沉沉大睡，毫无知觉。

王丽猝然间愣了一下，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尖叫一声扑到那人身上，死死扯住他的衣裳说

：“你放下！”

”这一声喊惊动了刀疤脸也惊动了这个车厢里所有的人，都回过头看。

王丽已死死抱住那人的腰，那人一时挣脱不了，拼命用胳膊肘捣击王丽，刀疤脸一个箭步跨来，正要扭住那人时，突然又冲出两个歹徒，原来他们是同伙。

那个男子看看挣扎不开，一甩手将帆布包扔给一个同伙，那人接过帆布包三跳两蹦冲下车去。

王丽看帆布包已被抢走，撒手就要追，被歹徒一拳打倒在地。

刀疤脸面对两个歹徒，毫无惧色，对方已各自亮出刀子，刀疤脸猛往下缩身，一圈扫堂腿将二人打翻在地，被闻讯赶来的两个乘警按住了。

## &lt;&lt;天下无贼&gt;&gt;

刀疤脸已飞身下车，王丽满脸是血也跌跌撞撞追了出去，一边大喊大叫：“抓贼啊！抓！

……”样子凶猛得像一头母豹。

两人跳下车时，却见那个携帆布包的歹徒正在几十米外的地方狂奔，背后一个高大的汉子紧追不舍。

眼看要追上时，歹徒好像回手一刀，高大汉子踉跄一下猛扑上去将歹徒压在身下，两人就在地上翻滚。

这时列车上下无数人在呐喊助威，有几个人跳下车也追上去。

刀疤脸最先赶到很快将歹徒制服，他发现被刺伤的高大汉子却是王薄，心里真是为他高兴。

这时王丽也赶到了，看王薄一身是血抱住他大哭起来。

王薄坐在地上脸色苍白，苦涩地笑笑说：“不要紧，肚子上……挨了一刀。

”刀疤脸把歹徒交给几个随后追来的乘警，掏出证件给他们看看，说请你们把这几个歹徒押走，一弯腰背起王薄，对王丽说你在后头扶着，咱们赶快送他去医院！

王丽从王薄怀里拿过帆布包，看看几捆钱还在，长舒一口气。

她把帆布包交给乘警，怯怯地说：“这钱是十六号卧铺那个小伙子的，他吃了安眠药还在睡觉。

等他醒来，请你们把钱还给他……还有，别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，好吗？

”乘警不解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”刀疤脸转脸凶他：“叫你别说你就别说，别问为什么！”

”说罢背起王薄大步朝站外跑去。

忽然乘警在后头喊：“姑娘，车上还有你的行李呢！”

”王丽扭转头，一脸泪水，说：“不需要了。”

”……

<<天下无贼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